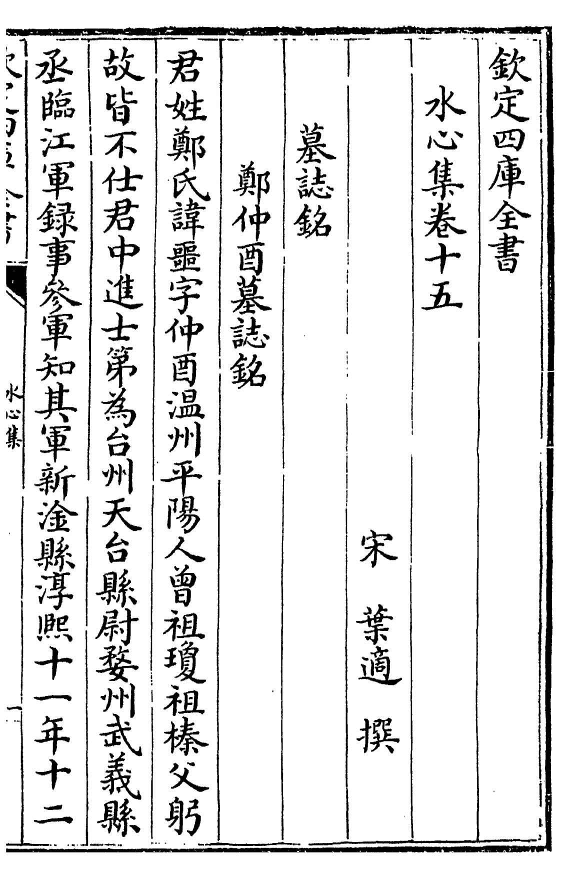


集部



水心集卷十五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鄭仲酉墓誌銘

君姓鄭氏諱噩字仲酉温州平陽人曾祖瓊祖椿父躬故皆不仕君中進士第為台州天台縣尉婺州武義縣丞臨江軍録事參軍知其軍新淦縣淳熙十一年十二

月初六日卒年五十六君治獄察辨而堅明保義郎孟友諒有妻趙又挑寡婦茅以居如二妻茅之男其夫李之子也畜於友諒以病而殞茅告趙謂為謀殺之也掠治不勝痛自誣服將抵死君訊知其冤與一郡官吏爭論累月趙卒得不死有僧惠果媿范模者曰模善為騙吾攜疏乞錢而模使其徒黄文昌致吾空寺中偽出姓名謬多題施因數取錢物酒食以相報設今巳費矣然無左驗有司疑之君令益取紙雜問模他事徐視其答

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數十鞠之果模與文昌謀改筆易書以詐之也遂伏罪新淦素大縣誅責厚往往失施置累令坐不良去吏部牓闕於亭甚久人莫敢當君歎曰吾欲無待闕而畏其難可乎單馬之縣盡疏邑病陳義引古以撼諸使使稍為動得頗有蠲損既不迫於朝會然後調柔其囂者以寡訟矯强其愿者以趨學三年之間縣以大治聲流江西諸使會當薦者君為首君積與守不相下守怒中君以法賴諸使緩之而君亦已先

遇疾遂卒官下更十二年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其子益朋壽朋始葬君於縣金舟鄉斜溪山夫人陳氏先卒女嫁承信郎李韶進士林其余憶昔曾識君於武義武義小邑沙溆井落盡目前也而君偉然長大步止如山旦出治事不過食頃輒閉閣静終日余時氣盛未甚涉事私竊奇愛君謂如此人便當勒功建侯勤勞國家不應於此置之也其時天子方綜名實修政事親拔材能士不以次用之君閒至行在封上數千言天子為下

其書使第其可行者條上之而其人尤用事人謂君幸一見富貴且來矣君笑不應後五六年始用格改官人又謂君已了近時所謂債縣者正復平進未失晚遇也而君又已死然則人之私願其然者命固不與之合又况君負氣節必行意終不以勢撓而從也則命雖不能如君志亦何必深咎也哉余一夕宿芟道庛夜參半回風飛雪瞢瞢就寐忽有列炬聲稍譁啓門則君自縣走視余相對熒然俄曰被郡檄明當至某處復揖歸其舍

雪益急比曉没井幹矣人怪此縣丞竟夜行雪中何也令余老不自立辱君知坐念太息壽朋來諗葬故乃銘之曰

嗟仲酉身實大智又過諸兩不就將掩焉銘殆播歟慶元二年十月十八日

彭子復墓誌銘

士多以意為善鮮以力為善也誠得其意聖賢何遠如意之而未至焉遂又以意為力也則善非其善窒其材

枉其徳矣今夫意之者如望逺焉目之所至身可至乎天下之理備矣尺度挍之規矩占之若稱物然斤石之差必以其力不可誣也以力從意不以意為力力所不及聖賢猶捨諸力之所及則材為實材徳為實徳矣初子復能勝冠東南之學起昔之宿聞腐見皆已遯散剗剥奇論新説忽焉交列横布士之研聰滌明澄氣養質精意所獲自為深微奚翅家堯舜而身孔顔也哉其一時師友盛矣而子復又最先周旋其間不為不早矣然

而子復知為善之難非同聲趨和之所能至也故不敢以意之為是而獨以力之能者試之常左經而右律目驗而耳竅考實以任重先難以致遠非其心之所通雖誠聞之不苟從也非其行之所至雖審知之猶愁置之其修身使奢者嗇其治民使煩者理朝廷不養交鄉黨不合譽侃然求其是而已嗟夫不同其所趨而不異其所合寧少於其意而致多於其事徒辛苦於所難而不敢安樂於所易也何子復之用心勤行之篤哉昔孔子

謂無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而又曰未見力不足者然則以力而不以意豈古人亦以為難也子復姓彭氏名仲剛温州平陽人曾祖迥祖宗盛父汝礪贈承議郎初任婺州金華縣主簿曰古人先正名主簿者主其簿籍云爾今簿籍多廢絶何以名官乃求得四隊帳按其差謬類為數百冊藏焉衢州大水上司令子復覆視而後賑子復請曰衢水高者出屋危殺稼溺人行道共知既再撿實矣猶往覆視者防吏之欺將使民實得食也然恐

待覆視而民不食死矣上司感其言即出米恣子復所為民賴以活移台州臨海縣令均其民之力役圖縣鄉之地幾都幾保合為大圖地之所有皆物數之有獻鄉圖者子復曰善猶有遺其人曰無子復指曰某處嶺也嶺邊某乙居之某地有松林水步令忘之矣其人大驚不知子復何以能知之也繇是扶羸整壞以就堅新晝為他令所不能為者立縣廨且百楹子復聽民訟甚察然不自以為明每諭之曰雖訟而直所屈多矣民愛信

之恣闟衰止至今言治臨海者推子復云提點鑄錢將

薦子復使之買鈆冀以職事相涉子復辭曰鈆非所産

也提點刑獄薦得審察子復徑參吏部授兩浙運司物

斛官闕始名為詳定一司勑

闕日坐局治其細碎多

所更定後皆為故實貴人弗善也遂坐考進士與知舉

力爭而罷久乃知全州時詹元善陳君舉任總漕事首

為減月樁錢十三四子復又自減郡之冗費然後戢預

借寛省限商税止取正錢帶納者蠲其大半輸租得自槩量無斛面吏之一切聚歛略皆不用乃擇其耆老學行俾師長其子弟而親執經講說其中曰此古人所以富庶而教之也未幾承議卒民哭扶其柩至境外數十里曰何時復此太守乎服除知濠州未行紹熙五年明越大饑特令提舉浙東常平薤於是將用子復矣命下八月庚戌以病不起聞年五十二官至朝請郎娶王氏封安人子曰游將仕郎曰深曰濬女嫁從事郎新歙縣

丞林士發進士林君易其二尚幼慶元二年四月丙辰
葬金舟鄉將軍灣嗚呼以子復行事考之豈所謂力不
及歟然則不得盡其材而死者非力也銘曰
孰為任重累銖而稱孰為道遠積步而行始士終聖級
舉階升古人之學遠矣難明子復之志匪騰匪騫力其
所難不以意言彼用者天彼戍者年撫其已然斵銘此
篇慶元三年月日撰
宋武翼郎新製造御前軍器所監造官邵君墓

誌銘

自名司顯吏之外碎曹猥局無不因人廢興其職任雖卑近而倖門弊穴吏為深遠而難治傲胥豪客之所噬攫官人徒縮氣肯首反得善譽奮而自為未嘗無禍也君之子持正為余言君監岱山鹽場時事曰場監至賤也走書乞索日至州縣將有土木之事或傭借夫力上司抛買提刑司所謂五分頭子皆於此乎取提鹽及州縣吏每年帳例緡錢千餘他所須求尚不預舊常使甲

頭持狀名借於官謂之請本前鹽實尅亭户錢以應諸
費君初到受前官牒亭户借欠錢至六千百餘萬曰已
谿其半矣昔吾受牒蓋不止此君大驚曰鹽買可足耶
陰白於州為從上遏絶者盡罷蠲之痛抑諸費甚不可
免則買鹽有餘錢足以當矣久之亭户爭煮鹽中官君
為益買零鹽隨稱輕重得錢增十八九右曹上其最進
官者再焉君又禱提鹽除紹興年借久亦且千萬自是
亭民不復笞訊始著新衣置家具君亦治敖庾飾公廨

内外堅好矣岱山在明州昌國縣大海際居者數千君直其爭訟島聚懽服不干守令曰自有岱山場未有也吏與甲頭故為借狀者方大恐君竟訟君妄用鹽本錢有司考君一任無借狀用四百餘萬雖買鹽之餘益本錢也君無以解笑曰法當是奈何惟處置耳太守極諒君無私得免然瀕於罪矣世常曰仕不舉職為可媿然而有人之過有法之患夫法不為人計也所以待有罪而已世不獨貪賄不材而後得罪於法也廉善有能亦

未免焉人之情無以勸而法有所待則雖名司顯吏將畏悔而不勇為者多矣况如君者亦幸而免爾而猶勇為之夫合碎曹猥局之事無一不治而後得稱治其治之難如此然則余於君之事所以載之詳者非以君能監一鹽場為可傳也嗟夫君諱叔豹字隱甫姓邰氏温州平陽人曾祖㬪祖錫父倬贈忠訓郎君有逸氣通識從進士試不中募造戰船補官監吉州龍泉縣酒稅恥之不赴後數年乃監光化軍酒稅軍無苗額惟視酒稅

耗登十官九稱之以為常君既足郡經用又賑流民之來食者去且二十年余友王道父為守其人陳某計有其利曰往部監税能之後不能也又監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門總領使專酒事頼君材欲倍賣辭曰某之於麴蘖無異故不欺而已矣日增月長可也驟倍之使市皆化飲他日無以見為士者矣君不幸埋没鄙事然其剛難屈其正難狎所遇多敬禮之葢亦有所蓄而然也既脱岱山得監造御前軍器不及上紹熙五年六月十

五日辛年六十八十二月甲戌葬尚仁原娶周氏封安人子持正持志女嫁林杓先卒次嫁朱至幼與浮屠為尼持正有籍春官工文詞用君遺恩調監台州路橋酒諱弗肯稱手叙君行告曰始父常自課新米使持正學於先生令之為先人榮者其不在此也銘曰

可俎豆也而下夷可蔭覆也有杕之猶有可傳僅毫絲若又泯泯當語誰慶元三年八月日

沈元誠墓誌銘

古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以其德限之而云也後之所謂一鄉一國之善士者亦以其德限之乎未可知也夫士毀詹隈巷敗衣縷褐耳然而専為善之責將以公天下準後世其止於一鄉一國尚不能傳而遠也不然則夷惠之流孔氏之門人何以垂稱焉及其後也士以位為善位之貴可以達於天下後世而善之利始可以著於天下後世位所不達則士怠於自修而茍且以求安雖一鄉而已者一國而已者猶病其乏也況不止

一鄉一國乎就其不止一鄉一國而世無孔子孟子復無以定其論於是高下之疑誠偽之雜美穎將為幹實膚脆將為堅成譬之物焉春種之不待秋而穫也嗚呼不限於德而限於位使士不能如古人者其勢之然哉温之瑞安縣有士曰沈君諱大經字元誠余不知其一鄉一國之善歟抑不止一鄉一國者歟余見其躬為善之責甚專位雖不達而欲著為善之利甚勤自君從父躬行凡大厲本誠居敬尊紹絕學君閎而懋之通物以

性成身以行應事以理博書瓌傳皆究端極曲文短句亦中程律瑞安稱多士君獨為前輩宿老慰寵後進有所裁正無不服從在家肅如也妻子族人化而不慢矣初入太學司業博士皆傾下之已而用累舉授漳浦縣主簿有故人為其郡太守過君門請與俱行君不得辭至未幾求監南嶽廟而歸紹熙二年正月辛酉卒其十月某日葬來暮鄉余與山君既重其縣人縣將有大慮必待君而後决君同其疾患時其闕蠹起而謀諸新廟

學補荒年修地利設水隂備欠政故令盜集於海者自
屏不近縣米賈歲來自海南米不大踊復石岡斗門濬
九鄉河渠年以不侵皆君所建畫也雖古人自來於窮
約者不必盡著為善之利然而君能專為善之責操其
實柄而庶幾毫髮之可以及人其不怠於自修而苟且
以求安審矣曾王父曰惟欽王父曰度父曰夷行孺人
項氏先君卒子曰上達中孚曰三畏早卒壻曰林尚友
項迪孫男彌尊彌章彌高彌堅彌邵餘未名孫女嫁章

學詩上達請余銘君之墓六年矣嗚呼君之善止一鄉乎鄉人銘之可也何必其子孫不止一鄉乎當有達者記之矣予不肖敢辭也上達固以請銘曰

西峴原南堤宅伊沈夫子之德惟其鄉之傳耶非松非栢慶元三年月日

奉議郎鄭公墓誌銘

莆人鄭洙言曰先人歿於乾道壬辰葬用淳熙甲午惟先友莆一二賢大夫也不敢銘誨洙曰必别求賢有文

者洙也不肖不足以得懐疑重請延佇于今二十六年矣懼老且死不能振幽芳昭遺緒豈惟不肖又抱不孝之罪以殞吾子縱不勝任勉矣筆之也按洙狀鄭氏自太府卿露徙莆南湖露之孫曰太中大夫敎生五子各以其居自別為祖繇敎之子司門郎凖三世而為君之曾祖曰亞卿祖曰資深父曰安正君諱耕老字穀叔幼孤母林氏有專行切切課君從三兄學曰余婦人汝欺余易耳欺埸屋難也君兄弟益自力鄉論多甲乙送之

至再舉三子云中進士第主福州懷安縣簿而林氏卒喪除歎曰禄不逮親矣求仕何為復居廬二年親戚故人强起之調温州法曹守故用常平錢物君不聽忤守意又欲捨去其友知旁郡固止之教授明州學四明自女真焚蕩士之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為講説科舉之外者更營學區取田以供鄉飲費侍從薦君通經術甚衆名見奏事明辨孝宗悦親筆用為國子監主簿於是執政患執事官多待闕失職以君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

文字滿袟不朝集遂歸南陂移梅種竹終焉始君雖捷
應舉已猒聲律浮靡讀詩周易洪範中庸及論語孟子
味其深微皆有訓釋著仁義禮樂扶中截流等論推明
聖人之道歸於中正不偏常行不猒而佛者以寂默無
為亂之此性命道德之蠹也常撫書語其子曰時不我
知我死若藏此書南陂上而已榮利澹無與旣喪母宦
進尤薄每曰吾心方神遲習險履巇余所畏也林氏墓
有小精廬南陂木蘭溪有草堂堂南有沂春亭舞雩臺

君所常往來也具舟楫琴書晴光月夕不從賓御夷猶溪上忘其近遠溪北野農常吹簫擊鼓送迎之蒲多大儒名士皆君輩行上下相善甚其閒相踵為輔相然不以身之進退望焉蓋六經孔氏之學通於天下而人之心知耳目有淺深之殊百有餘年以來士雖以其深者自命而世之好惡趣舍猶不能盡合也故妙已而粗物譁偽而毀真方並逐於末流以斲敗本學矣惟不必於用者知自重不急於教者知自樂自重則嚴已自樂則

恕人余以洙所次君事及其書考之君學為用而不求用可以教而不教退靜多而進動少未嘗違世而世莫之同也昔孔子謂顏淵舍之則藏曾晳曰異三子者之撰聖賢之遺意庶幾乎君之卒年六十五矣其葬在文賦里東山娶林氏二子炳洙女嫁朱審度銘曰

南陂之書今故存兮溪北鼓簫後可聞兮

宋鄒卿墓誌銘

君姓宋氏諱希孟字鄒卿溫州平陽人曾闕

槩父

之時慶元二年十月癸丑卒年八十三明年正月葬瑞安縣長山娶徐氏子長曰伯康幼曰彌大曰直大成大曰浮屠義天皆先卒女嫁葉浩孫男女十二人浩以君行語余曰翁一生姓名不懸符牒足趾不履官府偃卧四十年常坐惟一曲繩床怠則假寐終不易坐床題戺簷柱黑白成坎令其處存焉其於已耻而不縱其於人厚而不議敬妻如賔役僮如倩以爭為殘以吝為賊靜而生明慮而先驗其疾不痛其死不亂葢性有樂地身

有常德質合道器合仁不教而自至也凡書籍所載問
學所講其道心人欲出入不常操揉磨治乃克底善故
其為文義反復而可傳又所謂逸民隱德者亦必苦身
勞力晝研暮臏求志達道不捨晷刻使夫人以為是可
以振暴於當世而尚闕然隱没不能足也然則矯惡而
進善援顯以明隱古今之故既皆若此矣今翁全乎天
得之成資而安乎畎畝之至順無持乎生存之學而無
蔪乎死滅之名是以親戚故人之外鮮有知者其知者

猶曰是固田里之善而天民之常爾余聞而矍然嗟夫余之後夫子也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浼浼焉雜乎善惡而役乎名實也如泥中之跡焉徒示其趺而已矣其不得為田里之善天民之常審哉銘曰

淳心之成其行不傾以不膠乎死生

承事郎致仕黄君墓誌銘

君姓黄氏諱正已字聖與温州平陽人始名千乘而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令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謂君者

猶曰建侯云曾祖貴祖淳父邈紹興中爲太學生高宗慶元八年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老無違行雖已肅文尤巽抑嘗稱善掩惡退在人後遇後生有教諫亦諷道宛轉不令失色詞嘗不幸有意外事素不樂者乘時擠君君不憾待之如平日其黨後有急君勇赴之力爲盡擠者懟服人以是愛信號長者家故貧迪功粗給衣食君環視無幾何歎曰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復損於今乎約嗇凡用至鮭菜細瑣往往人

不能堪然客至輙具酒食中禮或一旦忽倒囊與人錢不吝也族人昆弟時節集處君未嘗不先赴抵掌極論大笑為樂有未至者閧笑聲曰是建侯凡在耶皆倒屣惟恐後因相與竟日不忍去蓋雍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合而其子擢進士第三人君謂曰吾疇昔所願不過乎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迺得高第又平進所願而不得者汝兼二滋幸矣然立朝有義臨民有政自今汝謹聽吾預告汝因每事為節度授

之間則浮舟散策獨到山海孤絶處忘其返焉嘉泰三年郊祀禮成封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意在自喜曰自吾祖垂三百年仕莫有榮其先者吾何德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為善將無以報國而死奈何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五再娶皆林氏封孺人子曰中承議郎著作佐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同邑進士薛仍孫男三曰暹孫還孫近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于馬奥山迪功墓

右崗惟君幽潛私淑報以其子而中方佐大史氏掌教元子嚮用矣當大列鼎養君也而不少須以死銘曰

種之炊之有實其餗熟而食之孔美且馥亦既難老可以期耄紀辭于泉君子是悼開禧二年正月日

朝奉大夫致仕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静字仲山其先婺徙也曾祖朴祖巽父惠之公累封朝奉大夫賜服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冢山北麓娶沈

氏繼室潘氏皆封宜人子男六度朝散大夫直寶文閣
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庶庚宜州文學廡從事郎
湖州長興縣主簿庭迪功郎池州州學教授士隆太學
生子女二壻奉議郎知婺州東陽縣韓墨卿宣教郎知
慶元府鄞縣周之瑞而庶士隆及嫁墨卿者先已卒孫
男十二邁迪功郎鎮江府司戶參軍章鄉貢進士遵準
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覃芾申餘未名而邁遵皆早卒
孫女九壻文林郎常州軍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軍

節度推官求淳從事郎婺州觀察闕　　　　裴將仕郎陳
鐲餘未行曾孫男七女一皆未齔也黄氏越之聞家而
公越之君子也少為士家未充米鹽旦夕急公求所以
逸其親者百力督課以身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公以
為如是不已則以財自没矣於是諸子出師入友交勸
以學而度中進士第公喜曰吾雖未耄老然天其畀吾
休乎遂營隱居沃州之尾孟塘之山以其夫人年高多
疾卧起須公尚未决去也及其夫人殁終喪松栢迷道

庭花合圍公著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煙月於林
樾中凡故疇新畎廩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落
莫恍惚若夢中事唯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啖麵羮
苦薇爲語儒佛二氏所以離合者自言見性命真處如
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説深美陳君舉來遊經年常縱
論夜分君舉名善辯不能窮詰而畏之曰此非繇師授
而得也至於天性曠達不作疑吝推己利人不自封殖
無顔色之悦而人譽其德無市井之惠而人懷其恩葢

其中之信於人也方度官浙東西公來不過三月為御史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難盡微婉順導冀必感發前後援親以請至八九輒不聽最後命使守泉復固辭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顯謨進直寶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為難焉葢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屢以文字起庭既釋褐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不知也曰夫除世俗麤事易斷細微精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葉落枝生不知其幾今真斷

矣故樂也臨絶視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此洞然乎公應曰然遂叚銘曰

昔君之來兮友兹山而誰儔令君之去兮邈兹山乎何求其風疏疏其月皎皎彼蔚者藏不尚有詔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初後其舅張氏既復為詹氏詹氏之先有自光州固始家于建武夷者其後别居江浙皆本武夷而公為浦城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少有異

材鄉舉第一授贑州信豐縣尉見張忠獻公論滅敵祕計忠獻壯之辟為屬以公贈朝奉大夫公始冠第進士大夫死錢塘與柩俱返哀動行路未幾張氏祖亦死仲舅童孺不勝喪公服重治家事教舅有立人無異言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欲奏其賞謝不就為湖州歸安丞會張氏祖母死終喪為泉州晉江丞公頴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薦於朝名授太學録遷博士于

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得人之盛後以為不可及公居閤前後四年功最多遷太常博士高宗方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謚改高後為少卿謚孝宗亦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除左曹郎湖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刼掠為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羣黨亟壞人不知警就遷司農少卿名為太常少卿光宗疾省重華不以

時中外駭懼或瘖不出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激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若永阜陵當復上闕本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即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以爭山陵事為公罪罷凡八年徙屋苫雪戢惕水石誦讀悠然復龍圖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覲田器公曰是薄而小不足盡地力且無溝畎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水法物別為圖授之移知鄂州

除司農卿再為湖廣總領公恩在鄂州戍卒遲公來合
兩手曰復得吾父矣葢儒者之政歸於正己厚下而已
世吏所以便文自用者雖善弗錄也為民利無不舉為
民害無不去以其下為當損無不與以其上為不當取
無不革也故公於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
旱特散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権其
價而故諸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劵給之簸
腐糴新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同築武昌萬金堤福

州之僧坊以賂易主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徹去其在
桂則十縣之税錢為閣一萬四千雜税朱膠為除八千
大凡州縣之以用乏告以賦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或
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為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源源暴
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吏所難測也公立朝察消長觀
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德於人材治道開闔明晦容扶
顯相助效十數顧難以言傳也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
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

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丞相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邊事方旦暮急而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民杜塞希意迎和者朝廷既名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四矣武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夫人吳氏聶氏先公卒復娶沈氏皆封恭人五子端愿從事郎端懿迪功郎端直將仕郎端方端靖四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所公少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書博求百家融會通浹天文地理象

數異書無不該極每陋巷棐几茗飲冷落或窮游縱觀
觴行淋漓輒為人講説本末條暢眉踈目明照坐奕奕
夜闌燭盡聽者忘疲著象數總義若干卷其集若干卷
始公之後張氏詹氏諸孔蚤世而貧公養視弟鼎買田
宅具婚嫁女為官人妻既還詹氏經營二家如一日至
如弔死卹孤無踈戚貴賤有無共之信矣其篤厚君子
也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屢矣而義不苟取
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自立須子一好墓

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

約步則履殆無奇行恢踈偉人難中準繩莫求廣居陋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豪雄竭海摧嶽又粹以懿金錬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騰靡公靡卿噫嘻古人用豈必晝我銘此詩哀而勿慍

林伯和墓誌銘

伯和林氏名鼐一字元秀台州黃巖人曾祖寔祖灝父興祥贈宣義郎妣戴氏宜人宣義少貧業行賈同賈分

獲壽錢竟懽飲乃去宣義徐覆之誤多若干追還於塗同賈殊惘然曰我愧君矣復懽飲而別宜人亦重義不吝夫婦義合鄰女將字而孤養視如巳子擇對嫁之其人父母事終身葢宣義年八十四宜人年八十二而卒伯和以進士起主明州奉化縣簿定海縣丞知福州侯官縣通判筠州未行紹熙三年七月庚午卒年四十九在定海郡令受租輸伯和縱民自槩量吏爭曰數不足當俱坐伯和故行之卒無欠在侯官方視印吏言無以

解板帳請逮逋戶伯和曰吾未曉也牓盡三日約民量自欠輸十之二過是當考實均限民爭輸不失期因盡閱邑目得其要戒吏旁立待命而已無得預理欠迄伯和去無以逋稅受笞者石門鄉田頃五十七畝受米二斗六升太平興國中民田在外鄉者輸其鄉紹興經界曰此本鄉稅也縣是比他鄉倍六七民不堪重伯和曰帥特免和糴折變及餘科配鄉賴以蘇俟官之俗淳伯和靜撫之民服教令木陰滿庭終日寂寂無復訟者然

不以聲色徇上官奉化時有中貴人過境上令使攝尉以雜戲迓之百里外伯和笑曰吾性不好戲且略吾地無以迓為也竟不迓定海時富人用本路常平使籍傲不受役伯和役之如令常平檄使改役伯和曰私産可公檄乎不許常平捕其曹吏幾盡將為名以劾會其罷而止侯官時刑獄使武吏素不相得擒縣胥移閤怒拍案聲出廳屋伯和徐答報不能屈滋怒一日突入縣慮囚值其獄空而去既復以告帥使加罪帥疑之以物色

訪求民譽伯和不容口乃已初余年未冠識伯和兄弟勇不自抑數為言古人之道或顯或晦當世之學有是有非伯和喜游日以親因又識宣義質實老人厚而不踰披心語口可背面察也宜人尤淑善聽夫子所為家事貧而理賔友往來門内和樂余每歎其父母兄弟能如是足尚矣其後伯和出仕行其所知敢决不回一家皆自戢助伯和為善聲實充滿人謂伯和於官無不宜也既而宜人卒長子仲履夭伯和與宣義仍相繼卒棺

榔複縈門户更仆起垂二十年次子仲謙始用伯和遺
恩補迪功郎授隆興府司户長女嫁修職郎新添差吉
州司户趙崇贇次許嫁通仕郎木浩次未嫁幼先死然
則以伯和之行事覩林氏之盛衰所以蹶而復正者其
諸安命而恃義之驗耶始伯和之夫人杜氏以紹熙四
年九月甲申葬伯和於善化鄉樟槿山而銘未立叔和
及仲謙屢以請余病且老念昔語伯和令退墮幾何矣
而仲謙文詞奔放横逸學進而未已其還以余之語伯

和者教戒余也顧余老可捨也已嗚呼可以悼余之哀而伯和不死矣故併叙而銘銘曰

既爲鼎沒何所濯纓之歌悲復苦不爲棟榷焉之伐木之音哀以思

翁誠之墓誌銘

公姓翁氏諱忱字誠之温州樂清人曾祖其祖其父其公貌方神清正其色調無一毫假與人意人亦以公爲不可冀幸見之者必慮而後言擇而後求未嘗敢輒以

非義干也然或退而窺公之私於家人父子朋友敘倫油翼粹美意細而情親篤厚甚矣學不名一家事物之義理深約精盡文字重密有周漢體詩尤得句律讀之者如在廟朝聽韶頀之音金石之聲非山澤之癯所能為也少有大志自閭閻隱疾田野久困上劘人主祕及宮掖皆欲盡言而不忌誠使得行其意不得乎其言則不止不得乎其職則不進也公之平生可考見者如此然則不足為名士賢大夫乎中進士第歷明州慈溪縣

尉郃州郃陽縣令知岳州巴陵縣通判郴州官累朝奉郎公既不求知於人人亦無能知公者至其造意廣遠據經堅决寄諷於草木託興於亭傳人多憚而不能回也開禧元年十二月七日卒於郴州年六十九夫人張氏二子中行先卒中立將仕郎三女長嫁進士包某次嫁文林郎嚴州分水縣令馮遇遇死再嫁進士何某又次嫁進士陳某孫男女各一人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葬永嘉縣秀峯山祔其先人焉於是同年生龍泉葉某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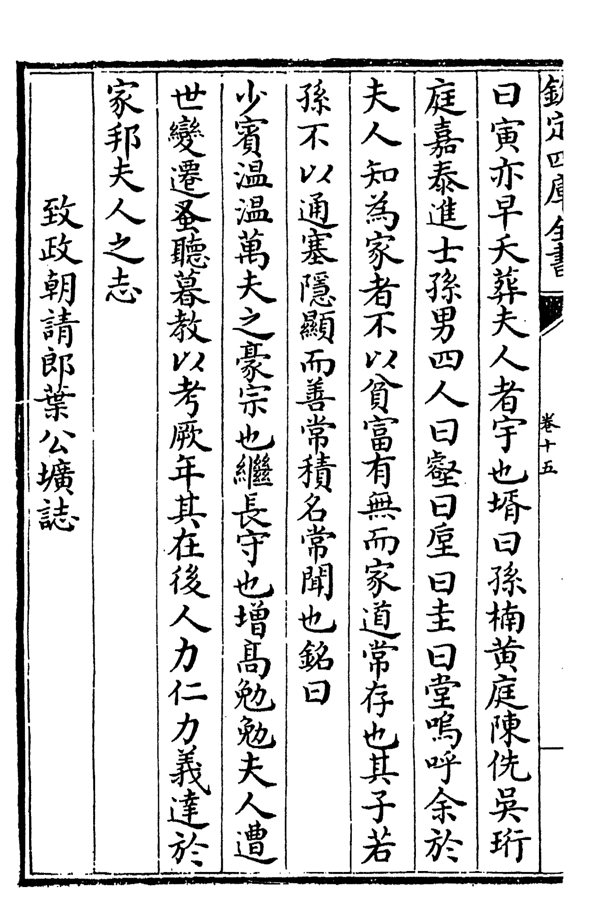
為銘銘曰

嗚呼誠之嘐嘐乎繩繩乎不忮不求歸全其生乎不從古人於九京乎

胡夫人薛氏墓誌銘

胡序少賔夫人曰薛氏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二家永嘉望姓世相婚姻少賔於夫人實内外兄弟夫人之弟常州君博習綜練號有管葛事業天下所謂薛士隆者而少賔通達沉雄特自期負厚甚與士隆取舍略不盡同

也年且五十猶未有仕宦意夫人與之偕一室時卧遊
飲食而已人疑少賓內富樂故不輕出不知其貧也少
賓監湖州酒庫卒官家益空夫人治如平日不使其子
問有無已而子宗子守相次登進士第以能文有學為
名士師友遍於四方在家如處子里巷人不識面未嘗
謁州縣也又不幸皆先死夫人雖悲不以亂志最後幼
子定得試禮部而夫人卒年八十嘉定元年正月晦日
也其四月朔祔于永嘉縣吹臺鄉少賓之墓夫人五子



曰寅亦早夭葬夫人者守也壻曰孫楠黄庭陳侁吴珩庭嘉泰進士孫男四人曰壄曰垕曰圭曰堂嗚呼余於夫人知為家者不以貧富有無而家道常存也其子若孫不以通塞隱顯而善常積名常聞也銘曰

少賓温温萬夫之豪宗也繼長守也增髙勉勉夫人遭世變遷蚤聽暮教以考厥年其在後人力仁力義達於家邦夫人之志

致政朝請郎葉公壙誌

公姓葉氏諱先祖字顯之祖公濟游太學無成貲衰去處州龍泉君於温至公定為永嘉人公性拓犖志願大困於無地不自振立歲既晚專屏静處不預人事味山野之樂而遠市朝服臺笠以忘冠紳焉年八十五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積封至朝請郎賜紫衣金魚夫人杜氏先公二十六年卒封安人子男六曰逮曰其朝散大夫尚書兵部侍郎曰還曰過曰邁曰造女三嫁孫夔項士龍伍衡爾孫男八曰思益曰福曰其曰寀將仕

郎曰窔曰楠郎曰阿勝曰阿自孫女五曰嫒曰季皆先夭曰淑曰止曰雅嘉泰四年二月初八日葬永嘉縣建牙鄉無相院山之右初杜氏葬膺符鄉上水陸院西及是不克合吳人勝宬記壙

水心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水心集卷十六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朝散大夫主管冲佑觀鮑公墓誌銘

清卿初病足以兩竹自輿過親舊輒止飲酒笑語如平時稍侵猶循行園林住磐石上數花鬚嗅松葉為樂轉劇謝客危坐嘉定元年九月癸卯卒年六十八十二月

甲申其子迪功郎興化縣尉埜葬清卿於父朝散墓東壬山埜哭謂余知先人莫如子鮑氏之譜曰鮑叔後也四遷至洛陽唐季徙越徙杭七世祖皓皓生守忠皆官於永嘉遂為永嘉人高祖軻太常少卿曾祖極宿州教授有聞熙豐中翰林學士梁公燾銘其墓祖誨梁公銘所謂有隱德東南士人器重之者也梁公元祐名臣也父得朋縉雲縣令族父司封員外郎彪銘之司封亦名士也清卿諱瀟生六七年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入太

學每一篇出士人轉相授塾首醉心爭效其體惟恐不庶幾也前後積取高等中上第教授處州興化軍幹辦湖運司公事知新昌縣通判豪州知潮州自乞宮觀知融州復乞冲佑觀而終累官朝散大夫埜之言曰先人接華緒富美實殆天畀然意將有以用之也然而糠粃名譽芻狗官爵雖於古所謂為貧而仕者小俛焉就之若夫不以義而富貴未嘗不趯焉遠之也以是閔默不遇而死及之子重知吾先人彼歷官行事之瑣瑣無述

可也惟事外之志庶發舒萬一以昭余哀嗚呼千鈞重任也載以大鵬之翼猶一毫末也超埃壒軼浮雲上於帝庭而豈知榆枋之尋丈哉宜埜之不顧述也清卿智識絶異於治亂消長推見至隱規度深密可以遏絶横潰然而不以干權勢佐策畫也吏道尤敏給鈎深應猝投機立發不得回止也然而不以耀聲威明恩怨與一世朋友上下文墨論議之間宮動商應而笙鏞錯陳之也然而不以養交黨資進取一吟一詠有陶謝之思一

觴一曲有嵇阮之放隱几永日澹泊灰槁有瞿莊之決也悲夫已矣雖然清卿之歷官行事則亦有卓詭過人者方永思陵復土清卿主新昌頓遞中貴人衛士求索紛雜至裂供張棄食飲推床呼捽他邑失魂魄奔命清卿取小胥取執籌籤削之瀕運河立曰大行在道率土悲殞非臣子自快時也小縣排設既一應法矣而公輩誅責不已吾搶兩目踰此水爲百姓請命公能自安乎衆大驚謝過退即次肅然民免橫斂而大官先置猶餘

二百萬上之邊歸正人常跳淮暴虜邊殺人燒屋相繼千户隔河注箭徽主呌罵清卿使與打話曰吾在此姑待集其總首撫之曰爾等看我面如滿月忍為是乎歸正人感動皆拜且泣曰請後不敢自是終清卿去邊人開竇而睡牛馬被野矣然則其歷官行事若是者可謂卓詭過人矣余豈得而略之哉清卿娶劉氏封宜人二子粲先死孫𤇾𤇾𤇾將以致仕恩補官銘曰善人之英去為神明挾壬山兮以靈

莊夫人墓誌銘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實來於時士相禁以學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捨輜重從余窮絶處水村夜寂蟹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若其中表有仕永嘉者鄙朔設坫盛集立之獨後至中表笑曰上學來歟鎡靳之也自是歲率一來他日余過立之屋牆靜修牖案潔清僮御敬勤物具中儀余固惑焉凡學於外者必弛於家今乃不

若是何歟問所以然則其夫人莊氏之力也莊氏歸立之二十餘年一切以勞自當而奉夫子於學故立之不為訾省而家事自治斯異矣夫母於子能使之學古今常道婦於夫能勸其學非令也古人之事也母之於子有禄利故使之學非必賢母而後能也婦於夫將以垂其名非必有禄利其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祥之歲立之來而亟去止之不可曰婦將免吾欲勿行婦曰第往吾期未也今其未或既皆不可知吾速返矣

夫不以一身之急廢其夫千里之會斯又賢也去年余在建鄴立之來𡚁歙曰莊氏子所謂賢者丙寅八月初七死矣十二月十四葬其所矣其歸也不及事吾父母吾祖妣魏國之愛也莊氏孝事之吾之徧也莊氏柔承之吾女弟行也而盡用其奩中物外妹不能嫁也而割其田其儉至於惜一錢而以為吾師友之費吾之困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巨人名士為其身之喜吾之友二弟也雖貧而四十口之聚無所閒曰傳任備是三子也

雖幼而能不以小且近教之吾巳矣無所復望於今世而謂莊氏之足以終吾身也而卒至此信矣其窮也子哀吾者其得無辭乎余曰然夫人名則亦金華人二女曰師莒奴奴銘曰

不妄喜愠成婦之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獲益封我原益樹我杞既以其夫亦以其子

寶謨閣待制中書舍人陳公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講城南茶院

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名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繇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隆師友事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吕伯恭相視遇凡弟也四方受業愈衆乾道八年策進士殿臚定公第一奏入不果用教授泰州朝廷難以銓法持之遂授太學録將名試館職復不果使告公將以

為編脩官公辭焉通判福州右正言黄洽引王安石事
劾公罷主管崇道觀知桂陽軍或言知名士廢不用凡
三十三人公為其首執政病之稍遷提舉湖南常平茶
鹽轉運判官浙西提刑吏部員外郎去朝十四年至是
而歸鬢鬚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光宗逆
勞曰卿昔安在朕思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遷祕書
少監兼實録院編修官皇子贊讀歷起居郎舍人皆兼
中書舍人會上疾不能覲重華公陰諷顯諫危論婉説

因乞致仕下殿徑行改祕閣修撰復無替讀不至今上

即位除中書舍人侍講同實録院修撰御史中丞謝深

甫論公言不顧行提舉興國宫居三年察官交疏削秩

罷時慶元二年也嘉泰二年始復官再為興國宫知泉

州辭授集英殿修撰待制寶謨閣三年十一月丙子卒

開禧元年三月庚寅葬於帆遊鄉尌村前山距家巷語

可達也夫人張氏封令人子師朴承務郎師轍新監鹽

官買納場潘子順辞師雍林子燕徐冲皆壻也既仕未

仕者張紹張疇未嫁者一女孫女一人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學之内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絲組之若目見而身折旋其閒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公既實究治體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減重征捐

末利還之於民省兵薄刑期於富厚而稍修取士法養其理義廉恥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於君德內治則欲內朝外庭為人主一體羣臣庶民並詢迭諫而無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為盛皆可以行於今世視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氣力荷負之華藻潤色之而已也嗚呼其操術精而致用遠彌綸之義弘矣葢魯有臧文仲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晉有叔向四人者當周之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尊奉前聞而斟酌行之不畜

於古不狃於令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此春秋名世之士孔子之所賢者也令公亦考元祐慶歷上極建隆以達乎紹興之後將櫛理絃續起廢疾解倒懸而燠休之使公而得盡其用則未知於四人者孰先後也始公以盛名天下歸重意其將有為矣其録大學也議科舉敝法頗檃括之而已然而拘於常而習於故者以為異矣其倅福州也平一府曲直使不得隱而已然而畏其明而苦其決者以為專矣流言轉易應和喧然而公之道

不得行矣孝宗嘗以禁中從容讀公所論著光宗嘗因宜前獨對許公且大用及今上御極有講堂之舊招徠初載有咨謀之美然而奪其眷者使反為怨蔽其知者使不復思而公之身竟以斥矣以彼四人使其君臣之際上下之交不遂靡然為時所向而謗譽雜於朝市疑信異其終始則大功烈之成就曾不能萬一而況其有大於四人者乎此余於公所以歎其開物之易而周身之難成名之厚而收功之薄也悲夫公葬四年吏部侍

郎蔡公行之始狀其行於太史行之從公最載之詳余亦陪公游四十年教余勤矣故摭其平生大指刻於墓上以記余之哀思而行之已載者不復述也銘曰
嗚呼陳公未壯而興羣士驚奔來師來承三代統紀漢唐制度百世雖遠一二以數事研於終德復於初發為詞華乃學之餘内聖外王本末洪纖春秋四人孔子所嚴建隆之元實維下武斟酌損益可繼堯禹天欲平治必待其材生之實難莫我肯培名胡忌高實奚惡富裂

棄文錦縫彼敗素寄印如累其讒云云擁書如林其樂欣欣有橘之旐有菡之芬有箏其舟音遠不聞我瞻澍村洮矣南塘二物則存公乎在亡

朝請大夫司農少卿高公墓誌銘

宣仁后臨朝九年尤抑遠外家不私以官親姪公繪公紀止防禦使后崩哲宗始推恩遷留後宣和前公紀子世則任不過遙刺史及陪扈高宗翊戴宋州以功擢使相中興用人道廣戚畹功臣子多顯幸甚或侍從執政

累累有焉繇是公繪子世定修撰於祕閣世則子百之亦宜祕閣百之子子澹司農少卿又公紀曾孫子潤大宗正丞益百年間宣仁近親高氏美仕具是矣比其他勲戚重侯疊官富貴熏炙多少相什伯也夫不問材否當時而榮人以力取之也以賢自異待時而顯天以德報之也宣仁紹姜女胥宇之烈嗣太任思齊之聖復還堯舜仁義道為宋延無疆大歷服本於至公大義而已矣豈顧計外家區區恩愛厚薄哉聞於長老元祐之政

姦邪小人特不便故高氏不得志於紹聖崇觀用事者惴惴幾不全高宗惻然命宰相改謗史聖德復明然褒録之詔偶未及也余以國史叙高氏世次而少卿子不倚請為記其墓曰少卿字慶遠仁愛恭恕常獨處一室不妄交接內敏而暢應和紛遝中微入眇若不能言人倍贒之調平江府糧料院簽書越州節度判官再通判平江府事長官如父兄職守不便立治亟改吳人圍田壅下流者以里計皆豪勢家也公視水勢所向標拆廢

之人不敢怨知荆門軍漢旁百六十里雨潦冒民田耕者不償種官捐廩六千石猶不能救公曰此可謂巨害而昔未有議何也為沿漢築堤十旬而成歲以不饑於役處得窖銀甬鑁甚衆人皆異之公摩揉小郡辛苦在民興其大利約己惜費整壞理闕又摘試義勇歲編軍容完新聲聞諸司薦授太社令遷軍器大理丞倉曹郎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東久旱飛蝗食人食幾盡公予州縣粟五十萬分擇官吏悉采前後賑卹善者數十事

施行之勸鹽商以條貼鈔販舟鱗集歳七日率屬郡潔齋合祠以祈既大雪蝗死麥熟人以為至誠之應鹽司故例厚公削去法不應得者先繩以身吏蠹頗息亭民本錢量留十一償放博户火伏日多支賣增十三四名還除左曹郎軍器監入司農為少卿時太倉米名具無實上下蔽匿莫敢覆按公疏十年致弊本末請一洗宿負給新錢從之方别為綱條使後可繼而公以憂歸矣初公母安國夫人年且九十聰明輕捷無老人狀諸子

踰六十各守一州夫人東西行涖之將從公請而往疾忽作公奔走省而夫人薨矣飲未和嘉泰三年十二月甲子公亦卒年六十三四年十月某日不倚與弟不倨不儔以公遺命葬於平江府吳縣長州郡暢樂鄉其娶王氏韓氏皆封宜人其卒皆先公其葬公所治也不倨不儔皆將仕郎孫彥博彥章孫女二人始公課郡最入朝前後七遷得少卿在廷中謙退甚不敢與同列齒儀觀秀偉見者親敬之安其為僚而不忌其躐己皆曰仁

人也高氏簪紱九世初以武功後以舅寵獨不倚登進士第今為脩職郎浙西安撫司幹官昔后自以閤内錢買國子監書賜其私第款識曰元祐丙午崇慶殿賜書安仁坊高氏家藏然則讀書之效至不倚始當之也今高氏子弟往往耦耕并食窒房抔户一燈熒熒挾冊呻吟如布衣寒士於是將皆為進士皆以文字科目起其家也嗚呼后之志也歟銘曰

猗高祖姑元祐稽古復祖宗法開賢俊路顒顒少卿天

侈其門本無驕舒不待鋤耘淮楚之郊以庸以績表著之美金錫圭璧我不盡能留畀厥子文字之祥始基於此

夫人林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生婺永康父簽書樞密院事大中嫁同縣宣教郎通判臨安府應懋之應君吏部侍郎孟明第三子夫人年四十二開禧元年七月從夫知寧國縣卒嘉定二年十二月某日葬游仙鄉靈巖子三德女歸辰州司

戶王傑應君以書來曰林氏恭約若節在郡衆和樂慈子訓之嚴操下接之恕處家日未嘗降堂序敏察有智能助其夫非止以婦職為順也夫世之欲榮官顯仕者無不致厚其妻子而士亦有固窮甘約至凍餒其妻子而猶不得為薄者彼誠知其所以厚之不在彼而在此也故雖拱璧駟馬華屋翕赫於生存之前而不若片文隻字斷石漫滅於零落之後林氏之死倘不辱而賜以銘則是所以厚之者不彼獲而此得而其致薄之過可

以洗矣余讀而悲之昔予在金陵雅聞君能治寧國號令清省絶少訾朴民愛信之異口同辭余以病歸捨舟山行始識君見其質性冲泊器宇明審侃然窮邑中量過其任者也夫鸞鷟而鵠舉枳棘不能棲宿也昔人記之矣應君豈以一縣自薄者哉余既衰惰不與世接而友朋之念已矣然則君重戚於夫人之不遇余預有責焉故不辭而銘銘曰

樞密女歟侍郎婦歟其夫甚材可係武歟余實銘之觀

爾後歟

孫永叔墓誌銘

餘姚孫君椿年字永叔生五十九年卒於慶元己未六年十二月甲申葬龍泉鄉澄溪原君子之宏來索銘值余得眩疾文理顛倒不自省録乃請山陰陸公表於墓以待余疾更十年不愈之宏索銘不置間為苦詞以撼余曰澄溪中琴瑟矣奈壤下何余愧不能答也初君五世伯祖樞密副使沔號名臣而君之曽祖璣祖繹無仕

者父修職郎述始絜君於學東南師友多聚其家君剛特博達精力過絶夷等寒抄暑講寢食失期會凡書籍義類深淺古今事物變通采章錯綜機神融液往往心悟所以然越之稠儒廣士爭傾下君負其能踏省門五六然終不得第名於進士髮謝齒落遂至槁死知者皆為君歎惜故陸公歷叙公學能抽先民之微智能發當世之慮而其恨不及在人主前口論手畫見於用而成功名也君既不遇行之家推之鄉寡嫂孤姪待君而後

立衣食其族人歲有常廩親戚故人隣里頼以不凍餒
露居者甚衆又出私錢築堤捍海縣無凶年繄君力也
所以著君之賢哀君之困開闔宛轉句字抑揚月逝年
徂讀者爽然尚親見君子之為人也所貴於生謂吾不
苟生也所不憾於死謂吾不遂死也一字之稱一善之
目古之名卿材大夫良史記之不過是爾累行以尊名
而君能有之備懿文以壽遠而君能得之多是固樂於
生而耀於死矣人之欲富將以明予也欲貴將以明奪

也予奪之當否賢不肖之所以異而名稱之所為有無也世益有窮富極貴而予奪之當否名稱之有無令得預焉則賢不肖之實豈不前定也哉君之前定者既如此陸公之文又如此然則之宏之索余銘逮之勤遲之久余之咎之宏慢於疾荒於言宜亦必出於此也君娶吳氏四子之宏為長與之亮皆繼君席鄉貢之襄之穎女嫁其官史彌忠銘曰

昔虞仲翔對王景興朱育繼之炳其丹青越之多賢有

屈有伸嗟乎孫君我懷古人

林正仲墓誌銘

余為兒嬉同縣林元章家時邑俗質儉屋宇財足而元章新造廣宅東望海西挹三港諸山曲樓重坐門牖洞徹表以梧柳檻以芍藥行者咸流睇延頸元章能歛喜散鄉黨樂附諸子自刻琢聘請陳君舉為師一州文士畢至正仲懿仲皆登進士第正仲名頤叔寛整有局量朋友愛信為羅源主簿喪死者焚屍麋其骨衆董合和

凌風飄颻命曰升天以尤細為孝正仲雕文禁止治塜甓藏之始變其俗有以刃梃誣人至大辟獄再歲不酬正仲視之文瘡且溺死也一府稱善移玉山丞玉虹橋在市心壞久計費數百巨萬徒輿縮手正仲自輿錢勸成之至今為利辟監建康戸部贍軍庫元章卒正仲哀毀成疾未幾亦卒羣弟環視從容誦夢中語曰世衰道不淪作者興起因振手而訣年四十九時紹熙元年七月丙寅也以致仕恩遷通直郎三年十月己酉葬于北

湖夫人葉氏二子子真早夭子普長女爲尼次嫁項叔
益他日子普謂余吾祖若祖母叔父皆得當世名人爲
銘獨先人二十年銘未立敢以請始元章奮獨身自致
大家矣而抑利務與晚歳極淡薄正仲材富位狹所至
有紀懿仲名淵叔敏業精識衆尤以爲當遠至然皆止
於選人正仲死子普方十歳稍長崇菴廬闢墓道異草
秋榮美檟寒碧與余書詞甚美懿仲諸孫亦早慧同時
中童子科鄉人甚以爲寵夫五十年之遠盛衰能否未

有不變者今其孫曽壂昔墉畎初畬長立幼慕滋厚於舊豈非元章好善之報而正仲兄弟未報之澤歟嗟夫余既耄衰而見元章四世矣余不足悲而元章之後益隆可喜也銘曰

望江之宅其傳無斁元章之德集雲之阡其久而新正仲之賢合二彌存以蕃後昆請視斯文

提刑撿詳王公墓誌銘

初龍圖閣學士太子詹事王公十朋以太學生對策請

收還威福除秦檜蔽塞之政天子即日施用入館論事益無避為侍御史首薦張丞相力贊復讎遂與張公俱去素負大節慕袁安楊震為人也時北方餘學未衰耆老先生尚多有既聞公風聲服其行事莫敢鴈行者故紹興末乾道初士類常推公第一嗟夫富貴何足道哉能以公議自為當世重輕斯孟子所謂豪傑之士歟公既歿二子守其家法諱聞詩字興之者長子也始從詹事游太學已乃授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福州連江

丞審察登大理為司直主軍器監簿復丞大理知和州
易知光州自請華州雲臺觀名為考功郎檢詳樞密院
文字固求去提點江東刑獄卒年五十七慶元三年十
二月甲申葬於東山夫人孫氏後公十年卒子夔宣教
郎知某縣虬及一女皆早卒孫某某官公少有冲量遠
識厚施薄取輕退重進天質自然方擇婦而詹事擢進
士第一鄉之高貲多欲壻公以自納公辭焉姑女長矣
且貧聘之賓敬終身既詹事於法當任公公曰二父老

矣請先及詹事薨而公為士人如故垂赴省試而詹事得鎮夔子公曰父母泝江上峽吾何忍較名於此棄試追及於潯陽金陵治留守之喪議出便門公約教授白漕曰此帥也而終不以正無禮之過流必及上帥以故止滿秩到選宰相謂人此王龜齡子不宜屈銓部出帖使見公閑不俟裝歸在連江如有所不樂一日謝病去新帥適至留之不可亟薦於朝命下逾年督迫起發又謁告逾年既而司直久不徙或疑以問公公笑而已治

邊帥獄怨家欲寘囚於死會將内禪以詔旨趣獄具甚急公鞫報如常日竟得以赦原平生行事皆此類也周丞相既罷因以去者多善士公嘗與御史同僚貽書鐫誚繇是出守未及上而移浮光公欲無往余固勸乃行帥漕同置定城錢監輦鐵輸炭為一郡患公奏廢之後余過光郡民謂余王寺丞待我如一家人爾指道旁木拱把百里曰王太守所種也令頓長數尺矣又指郭外某橋曰太守去日我輩斷此留之令方修耳其使江東

而詹事故治番番人聞公來喜甚迎之數驛其治江東如詹事之治人以公之政能愛民而又能去其害民者父子一也故其卒而人哀之如思詹事不忘夫循理而動人之常性也而自克者寡繼父而賢人之常職也而自肖者鮮然則公能率人之所常而勉人之所罕是以為賢而宜書者也始公名審察比再為郎皆趙丞相所進趙公得罪門下士往往畏匿改事獨公不璘不緇如趙公在時毀趙公者孰公素行不以為黨也歷事三世

雖未獲論建然正學盡言未嘗相時容悦矢義勇發不以怵利動揺使天假之位衰楊氏之世德未必不於公見之矣故余既為公惜而又於夔也有幾焉銘曰

若昔詹事寧王寶龜獨行無儔一世所隨粤余與之天産良玉宛其器之成美不琢官職雖傳如彼舜華必守以義乃為閨家河曲千里江則有記其子往矣其孫繼起

著作正字二劉公墓誌銘

隆興乾道中天下稱莆之賢曰二劉公著作諱夙字賓之弟正字諱朔字復之其學本於師友成於理義輕爵禄而重出處厚名聞而薄利勢立朝能盡言治民能盡力居家以父母兄弟為心而不私其身鄉黨隱一州之患若除其身之疾其飭廉隅定臧否公是非審予奪皆可以暴之當世方孝宗始初求治名二公寘館閣犯而不欺難進易退國人貴焉以為麟見獲鳳來儀也不幸正字年四十四以乾道六年六月卒其明年五月著作

年四十八亦卒四方相弔如悲親戚後四十年道其事者尚相與悼痛嗟惜不已嗚呼其中心誠信於人耶士之不求為君子者視此歟著作生毀齒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同學皃黄芻季野笑曰豈患此數句易忘耶著作曰我心樂此誦久樂益深矣聞者異之詰所以樂皆自言也二公及芻益師中書舍人林公事之終身林公名光朝莆人所謂艾軒先生者也正字少而喜易蕲以名家著作曰春秋為王介甫茅塞久矣緜是

吏治春秋紹興庚辰禮部奏第一前九年著作以詞賦在第二二公不為科舉學雖場屋荒速之文與論著金石等而春秋於三家凡例外自出新義爾雅獨至無能及者著作既釋褐調吉州司户臨安府教授會正字迎游夫人於永嘉易教授溫州名試館職學士院問薦舉之弊著作對策曰此執政大臣為惠而不為政致之也陳執中章子厚人知其小人也然能不以官私其親令將告執政大臣曰子為子厚乎為執中乎則艴然怒矣

至其行事則有為子厚執中所不為者矣學者至今誦之除秘書省正字減員移樞密院編修官母老屢求去不許兼史院編修官著作曰求去以便私也美職可因而得乎力辭不就右正言陳良祐侍御史周操疑其必去合疏留之除著作佐郎初秦檜死高宗開諫路輪對羣臣孝宗既即位望太平旦夕金講和未定内庭設射馳毬大雨水蝗害稼而曽覿龍大淵挾聲勢陰進退士大夫皆相顧莫敢發口發亦輒逐時隆興二年七月也

著作輪對見上曰羣臣不以堯舜事陛下臣不識忌諱竊深憤之上遽曰天下事可言者卿第言勿隱對曰自去夏至今日再食東南三地震比又積陰彌月所至水潦蝗食雨中為異尤大在廷紛紛謂陛下宜避殿損膳自責矣而至今不聞德音古者災沴皆為臣弭君上之憂今一二大臣奉行且不暇何足語此殆左右近習盜陛下權爾且長淮無一兵之戍而陛下乃親技擊騁銜轡豈緩急欲為自將地乎閤德陳敏近墮馬失臂梁珂

亦摧折瀕死陛下所親見也上為改容動色遂下詔曰政事不修災異數見江淛水潦害於秋成朕甚懼焉其自八月朔不御正殿減常膳令侍從至館職疏朕闕失及當今急務著作復封上曰陛下引舊僚謀政事得如張闡王十朋可也乃與覿大淵輩觴詠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平嚴法守裁僥倖自宫掖近侍始可也令梁珂一年三受醲賞他内目一日遷四使而但減卿監郎曹數十員乎昔姚崇以十事要其

君曰能用則就不用則去今陛下以五事要其臣曰不能如是則去能如是則留然則安用大臣孔道輔首論曹利用羅崇勲使罷去呂誨范純仁力諫濮王稱親為不可令么麽如楊傒曹其尚熟視不敢議然則安用臺諫又言國初僭叛雖平人情未一故設邏卒廣耳目有不便者一切聞上攺之令徒監謗愈密豈可不畏禹惡旨酒湯不邇聲色夫宴游無度甚則有流蕩戲狎之患御幸無節其終為人獸雜亂之禍願陛下罷行前事應

天以實庶可消弭災變疏入亟求罷留之數十不可以為湖北安撫司參議不行三年十二月覲大淵出為總管於是天下相慶而著作知衢州矣復奏論君子小人之辨曰人主不示天下以所好而常禁其所偏上深然之在州期年政平訟簡郡人畫像祠公會覲副賀金正旦道衢謁公不納復求去徙知温州春夏不雨公全家淡食請命八十餘日母游夫人飯以梅乾自乞病甚主管崇道觀而去始正字調温州戶曹緣歲大饑繼以大

疫正字計口受祿以其餘散粥糜日有常數同僚寓士富人爭効之挾醫至門羃㦸掩鼻卻立正字親切脉煮藥晨往晏罷徑入徐出有難之者曰將為太夫人憂曰此老母意也所活數萬人聚道旁棄兒常百計募嫗乳飼聽無子者擇取比滿秩災疫猶未已皆泣曰司户去吾何所得衣食既而著作來守故民望之亦如正字及著作亦去又泣曰天以二劉賜我而不能終也奈何莆人往還必問著作正字及游夫人安否其皆卒也哭之

皆失聲此葢余少年親見聞實事也正字既解戶曹乞監嶽廟名對奏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以是不得留猶改官知福清縣福之支邑月責羨錢而無經賦正字晝罷之復請緩輸數月帥為併寛旁縣聽訟使兩辭自詣無追呼者市食挂錢於門民當其物持錢而去邑庭常空失械索所在時王參政之望為帥自尊不使僚屬抗禮正字以義責之望不悦也居五月以疾復請祠歸再

名對虞丞相允文贊上謀恢復鋭甚希進者趨和之正字極諫曰臣觀今日通和未為失策昔富弼累增歳幣令減十萬矣往時兩淮不許備守令江北諸城增陴浚隍矣前此江上被兵彼且呵問令沿淮分屯皷聲達泗頴矣彼或示我弱殆不可測宜選兵將廣儲峙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若募彼人嚮導挾異國濟師合中原響赴而兵不必衆就敵人儲聚而粟不必多憑虛蹈空過為指料將有臨危失據之憂矣此所謂決

天下於一擲者也上疎然不以試除正字於時士無不嚮慨復者朱公元晦亦以為人主義在復讎遇著作於李德遠坐論之著作弗是也他日朱公曰乃為賔之德遠夾攻德遠者吏部侍郎李浩也正字又言歸明人宜散處州縣不當聚畿甸從之疾復作求為福建參議官行至信安傳舍卒嗚呼二公之道所謂憂天下之危而忘其身圖國家之便而不利其樂者歟著作之還自温疾有閒莆亦大旱手為救荒十餘事率鄉人行之抬潮

惠米商白守免力勝四集城下郡以不饑莆之苗斛餘六萬建炎盜起漕司筭其軍食猶剩二萬五百入之福州自是莆有猶剩米斛增四歛焉著作出湖北愬於朝捨其半請猶不已宰相袖書以進盡蠲之正字嘗行秦溪有道殣者駐家良久棺殮瘞之乃去過劒津望覆舟號呼解鄭夫人髻金救之而免平居昏暮扣户宿舂飯之二公行事隱顯大略如此自謂朋友講習為古今至樂常曰天下至大也千歲至遠也所不可一日無者公

論也朋友羣居敬畏之心所繇生而公論之所繇出也窮山永夕篝燈共語常聞鐘聲未已死日家無留貲著作前後夫人皆林氏子彌正朝請郎淮南轉運判官彌恭彌邵女嫁鄭其卿林尚之其卿某官正字鄭夫人星生三子起晦朝奉大夫祕書省正字起世廸功郎南海縣尉皆已卒起元某官簽著作止承議郎正字奉議郎而彌正起晦起世皆登進士第起元則起晦為大夫時所任也諸孫曰瀛曰篪曰鎮曰慶曰洪曰合曰鼎而正

字則希醇希道希謙希深所為祖也余童孺事二公既與彌正為友而起晦實同年生彌正曰吾二父銘以幸子病眊十年不能文嗚呼悲夫二公之卒也艾軒先生為國受弔筆濡不忍銘以至是也而余何敢僭雖然艾軒之不忍痛至也痛且遠德將湮無以屬來者矣而余何敢忽每念紹興末淳熙終若汪聖錫芮國瑞王龜齡張欽夫朱元晦鄭景望薛士隆呂伯恭及劉賓之復之兄弟十餘公位雖屈其道伸矣身雖没其言立矣好惡

同出處偕進退用捨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於四達之逵後生之所望而從也著作既教授溫州正字亦次攝學事於是邦之士披山通谷浚泉源而達之川流其尚克有聞二公之力也葢余昔孺子而今老矣而又何敢忘乃為銘曰

範曾祖也愿王父也顯考諱炳三世長者府君將終有虹䖝然升堂繞几如綬蜿蜒其端二公文字之符有孝有德以言以謨並事阜陵致忠極愛朕樂聞過不諫奚

待如玉斯攻如木斯繩治煩去惑以道以弘味苦而長語甘而螫彼何人斯茍逭朝夕元凱既來舜諧其琴伯夷叔齊稱之到今壽溪之原土囊之下墓櫝相扶百世一化我銘其詩古人無已庶幾後生聞風而起

夫人徐氏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與信安劉必明會直廬必明初解褐飲啜俯僂乂手低首意氣翼翼翼卑下殊甚余頗疑士人甫得官即矯屈為是何也及在荆州必明官博士聞攜子克

勤相與還往風浦霜葦淡語常盡日尤卑下過於直廬余尚疑其自抑以求進勢不得不然非情也後數年必明令湖南有能政舉員足一日引鏡照白髮慨然歎曰此豈改官時耶遂謝事去余聞而異之道行信安必明迎余客舍謙讓卑下如故自是十年必明書疏不闕然愈卑下不已噫為亢而昧進再取垢辱而以淺疑人然後知必明之賢遠矣克勤為余言徐氏之賢則又有異焉夫人衢州龍游人也幼稟天巧嫂示他女作極奇緻

裙襦閒傳翫謂夫人汝技及是否吾當輸汝物經夕而成莫能知其出兩手也父死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夫人訴未成服問知其故號慟殞絶久而後蘇家乃止不敢言終喪凡徐察其意夫人曰為富人妻我不願也必明使聘焉既聘必明忽暴得疾不食柴立親戚為夫人憂夫人曰已許嫁矣死生從吾夫復何道必明貧甚約弟治生而身遠出弟有餘粟析之别村棄夫人破屋中一婢相依機杼自若遺其夫書曰柿木一株緑陰滿牕

是闕　母念必明嘗以白金付之夫人問所從
闕　請其事驗以為謝夫人大怒投於地曰我
以子廉潔而若是亟具歸將歸必明出其書教學所得
也乃止然則必明以早遂其高夫人以剛佐其潔夫婦
皆一世之偉可敬已夫人以庚寅十二月卒其年月日
葬西安縣浮石鄉港橋克勤自立尤苦且不獲事夫人
而獨記其言行曰懼不傳也銘曰
夫勇退兮妻剛貞德既同兮年宜并凰增逝兮鳳悲鳴

刻辭幽兮慰子情

水心集卷十六